

> 人生絮语

趣说“避暑状元”昆明

□ 张俊

“天气常如二三月,花开不断四时春”——明代杨升庵这流芳百世的诗句,道尽了昆明的永恒魅力。杨升庵大概没想到,他即兴写下的“春城”,让昆明人骄傲了几百年,更助昆明在世界避暑界“中了状元”!

喜欢走南闯北的我,四十多年来走遍红土高原、往来神州二十余省、游览海外二十余国。我多次困于“桑拿房”:荡舟南京玄武湖觉热浪扑身,走进吴哥窟似入烤炉,参观泰姬陵似烈日炙面……每当身处这样的环境,我恨不能化作滇池边的一滴露水,藏进“睡美人”的房间。

十二年前我走进被誉为“上帝宠儿”的卢塞恩时,曾浮想联翩。

资深导游力荐:瑞士名城众多,如果只能去一处,可以不去苏黎世,不去日内瓦,但卢塞恩不可错过!参观完悲怆雄浑的“垂死狮子像”后,导游竟罕见“开恩”,宣布为让大家充分感受这世界著名避暑胜地,关在这旅游车中的“鸟们”可以“放飞”半天。

当时正值七月,我们从罗马的烈日炙烤中,突然投入了卢塞恩的怀抱。那凉爽,真是难以言传! 看吧,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映入卢塞恩湖中,山下是一湖凉爽、晶莹剔透的水;听吧,天鹅拍着翅膀欢唱:“凉! 凉! 凉!”雪山之风挟着润肤的水汽扑面而来,顿时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

欢呼——仿佛回到了凉爽的昆明。

狂喜中我不禁得意地对“驴友”们大放狂言:“朋友们,走遍全球,想找避暑胜地吗? 只有卢塞恩和昆明! 当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要靠空调生活时,我们春城一推开窗子,就得到春天!”——说此大话时,终觉底气不足! 我怕“驴友”质疑:“卢塞恩是世界著名避暑胜地,你昆明算老几?”

小城如诗画,山水似美酒。恍惚间,我看见历代大师踏波而来:大仲马惊叹这是“世界最美蚌壳珍珠”,雨果竖起拇指称赞“此乃上帝造物的和谐交响”,托尔斯泰、马克·吐温等纷至沓来。如此多殿堂级人物为一弹丸小城倾情“代言”,是收了广告费么? 非也! 难道是少见多怪? 分明是动了真情!

长久以来,欧美人士奉卢塞恩为全球避暑圣殿、“蜜月天堂”。似乎新娘若未曾与新郎携手于此,便如“脑子进了水”。此等偏爱欧陆风光的审美,虽有些偏狭,也可理解。

好似一声春雷响! 2020年春城人最关注的《春城晚报》传出为春城纠偏的喜讯:昆明荣登“2020全球避暑名城榜”,且高居榜首。成为“气候状元”,而“上帝的宠儿”卢塞恩,仅列第三名。(2020年5月18日《全球避暑名城榜出炉:“春城花都”昆明拿下世界第一》)我的家乡春城,

终摘“世界状元”桂冠!“春城”,终于完成了从“杨状元推荐”到“地球村公选”为“气候状元”的华丽转身。此刻,我终于能昂首挺胸,堂堂正正地吆喝咱昆明的“瓜”了。世界气象组织这杆“公平秤”,精准称出了春城的“斤两”——原来我们捧着的,不仅是本土的甜瓜,还是顶镶着世界级气候翡翠的桂冠。

或有多人叫屈:这“避暑状元”的桂冠姗姗来迟。可是,谁叫你春城人过分谦逊,守着天赐的“甜瓜”,却没有勇气将杨状元盛赞的“春城”早早推向世界。

古语云:“不怕不识货,只怕货比货。”试想,若某国际组织评选胜地,十位评委中八位亲历A城,仅两位涉足B城,投票的“天平”岂能不天然倾斜?

如果让更多欧罗巴人士亲临华夏,他们的“OK”定会慷慨地赠予这片神奇土地。单以咱春城论,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山水画卷交融,大概天下难寻第二吧。

我爱避暑胜地的这对“双子星座”——卢塞恩与昆明。可是当严冬来临,“上帝的宠儿”已冰封雪飘,没得宠的昆明因是“春姑娘”的恋人,此时还是春意盎然的避寒胜地!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,79岁)

> 记忆犹新
孔林情思
□ 张佐

到山东曲阜瞻仰孔子墓、寻觅圣人遗迹,是我的夙愿。几年前遨游齐鲁时,终于圆了这个梦。

我记得,游罢城内的孔庙、孔府,便匆匆出了曲阜城的北门,直奔孔林。

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。从曲阜北门至孔林的道路,古代称为“孔林神道”。笔直的神道,桧树、柏树龙干虬枝夹道而立。道中有一座石牌坊,上刻“万古长春”四个大字。看看石牌坊上的题字,再瞧瞧道路两旁的苍桧、翠柏,我禁不住叫了一声:“真是妙极了!”距“万古长春”石坊不远,又有一座上书“至圣林”的、高大的石木结构牌坊。这时,高墙环绕的孔林就展现在眼前了。

跨过洙水桥,再穿过享殿,我终于心潮澎湃地站在孔子墓前了。

孔子墓的墓碑共有两块,墓碑古朴厚重,碑文圆匀秀美,一看就是地道的真迹,决非复制的赝品。前一块文刻篆体: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墓”,是明英宗正统八年所立;后一块镌刻有“宣圣墓”三字,也是篆体,为宋代所竖。我正在惊讶于这两块墓碑何以能完整保留到现在,却听见一位游客惊叫:“哟! 这墓碑原来是黏合起来的。”我仔细地看了又看,怎么也看不出破绽,直到我转到墓碑的背面,才发现墓碑果真是由许多碎片黏合而成的。这时刚巧有一位年老的园林工人在我身边扫地,我便好奇地问:“大伯! 孔子墓碑的碎片如今一块不少,修复时是从哪里找回来的?”老人哈哈一笑:“墓地附近的群众和园林工人献出来的呗! 20世纪70年代末,人们一听说政府要重修孔林,就纷纷把珍藏着的墓碑碎片献给了国家。当时,还有几位老教师自愿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呢!”

我的心不禁一颤:多伟大的人民呵! 人民不但是文明的创造者,还是文明的捍卫者,人民就像四周的苍桧、翠柏一样,装点着孔林、护卫着孔林,人民必然和它们一样万古长春!

面对着古老的墓碑,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历史上的许多动乱场面:群雄并起,外族入侵,山河破碎……但破碎的山河很快就统一了,就像眼前的孔子墓碑一样黏合得天衣无缝,弥补得亲密无间。呵,是什么灵丹使华夏古国分能合、衰能兴? 是什么妙药使中华民族亘古长存? 我想正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。没有传统文化这根坚实的轴心,没有民族团结的向心力,中国这个古老的历史车轮早就分崩离析或是轴断轮飞了。当然,儒学这粒中国封建社会的灵丹,不可能是挽救当今世界的妙药,但若把它视为麻醉人的毒品、中国现代化的羁绊,就未免信口雌黄了。

我第二次来到孔子墓前,已经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了,游人大都已经离去,四周显得特别宁静。树林深处,被暮色笼罩的孔子墓显得更加庄严、肃穆了。我在孔子墓前站了许久、许久。当我用深情的目光对墓碑作最后一瞥,也准备离去的时候,突然想起司马迁在《孔子世家赞》里的一段话:“余读孔氏书,想见其为人。适鲁,观仲尼庙堂、车服、礼器,诸生以时习礼其家,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,当时则荣,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,传十余世,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市电机厂技校讲师,76岁)

> 昆滇往事

“举杯庆胜利”的建筑

□ 马俊英

你知道昆明城中心藏着举世无双的“酒杯楼”吗? 那两栋弧形建筑如新月环抱,不仅承载着建筑艺术的奇思,更铭刻着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的历史印记与胜利荣光! 这组建筑群既是我童年记忆里流光溢彩的剧场,又是成年后魂牵梦萦的文化密码。

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,父亲马少五是昆明市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,常去胜利堂开会。想当年,胜利堂内几乎每周末都会放电影,赶上国庆、春节这样的好日子,有时还能看到关肃霜、袁留安、史宝凤这些名角来演戏!

我攥着父亲的大手,蹦跳着走向胜利堂时,总会好奇地仰头望望路边那两栋奇特的弧形房子——它们像一对弯弯的月牙,不论跑遍昆明城还是到外地,也找不到相似的建筑。

成年后我喜欢上了文史,听人夸耀昆明有两座被称为“酒杯楼”的建筑,我翻了一堆史料,发现原来它就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胜利堂旁的“姊妹楼”。

建造胜利堂的故事得从1943年讲起。当时昆明市政府向能工巧匠们广泛征集这一建筑群的设计方案。一展开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杰出

建筑工程师李骅(字龄华)先生的平面图即看到——胜利堂宛若一架待命起飞的“二战”飞机,象征着“胜利之鹰”,这个设计立即征服了评委。它与时代风云相关——云南是中国航空的摇篮,飞虎队驼峰航线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,所以一举夺魁。

胜利堂的修建很有来头,曾与重大的历史挂钩,所以名字也跟随着历史的风云变了几次:曾叫过“志公堂”“中山纪念堂”,直到1946年初它落成那天,它改名为“抗战胜利堂”。

“酒杯楼”建筑群是胜利堂的配套景观,这位设计师看着云瑞东、西路那弯弯的走势,灵光一闪,就把它变成了气派的中式高脚酒杯,将主体建筑胜利堂环抱其中,成为杯中美酒!

不过要看清这“酒杯”的样子你得从天上往下瞧:云瑞东、西路是杯壁,云瑞北路是杯口,椭圆形的云瑞公园就是托起酒杯的底座——这“金樽美酒”,把云南人“举杯庆胜利”的欢腾劲儿,喊得震天响!

我也从天上往下瞧——我找到一张航拍的胜利堂上空鸟瞰图,奇怪的是,我横看直看这高脚酒杯还是只有一只,然而据文字资料记载,大家众口一词都说这个图像是“双杯庆胜利”! 带着这一疑问我又重翻史料,

反复琢磨,终于找到最权威的说法。昆明市档案馆和文史专家都肯定说“双杯”没有错。他们还有原始物证:胜利堂的设计者(建筑师李骅)1946年提交的方案明确标注了两边环形楼对称布局的概念,就是让它构成“双杯”,象征举杯共庆抗战胜利。

可能是自己多年来撰写文史文章,变得过分“老实”失去了应有的想象力,失去了浪漫思维。是啊,我们喝交杯酒、盟誓酒,干杯时有谁是一人独饮? 都是以“对杯”形式出现,所以“双杯”可以不实指两个酒杯,而是通过建筑群的整个布局,营造出“举杯庆贺”的动态场景。它是一种象征,这一设计既符合建筑美学,又深刻融入了抗战胜利的纪念意义。

建造弧形建筑因难度极高,全球类似的建筑,现在仅存三座:另两座为纽约熨斗大厦、上海武康大楼。建筑史学家吴良镛曾赞叹这“酒杯楼”是“抗战版的兰亭雅集”。

八十载风雨中,胜利堂建筑群一直是昆明不可替代的文化地标。1950年曾改名为“人民胜利堂”,2006年,国务院批准恢复原名“抗战胜利纪念堂”,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市中医医院退休干部,76岁)